

## 和平比冲突更需要智慧

[法] 米歇尔·罗卡尔

陈静译

中国与古埃及大约在同一时代诞生,拥有着六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和文明,令人由衷赞叹。中国人在欧洲人之前发明了纸、指南针、船舵以及火药等工具。早在葡萄牙航海家恩里克王子的年代,欧洲航海家们就经常在环游非洲的途中遇见中国帆船——中国在欧洲之前就已踏上了引领世界的征途。然而到了15世纪,某位神秘的中国皇帝认为与欧洲蛮夷的交往会玷污中国人民的精神与文化。于是皇帝颁布诏书,禁止并惩罚一切建造航船的活动及出海远航的计划,违令者会被处以极刑。由此,中国沉睡了五个世纪之久。长达五个世纪,占世界人口总数1/4的中国没有参与到世界人类史进程中。而那时中国的生产总值也仅占世界的1%,贸易额占世界的0.5%;久而久之,中国被淡忘了。但世界各地仍不乏惧怕中国的人。历史教科书里、人们谈话间仍残留着“黄祸”这样的字眼,而不久后,这个词就单用来形容日本人了。

今天,中国的苏醒令人震撼,在我看来,这是今日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推行多项重大改革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回升到了约8%、9%,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也达到了同样高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欧洲、美国的三倍。用不了二十年,中国在世界生产总值和国际贸易中的分量将跃升到20%到25%。我们将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中国特别强调,中国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崛起,以和平的方式重返世界经济舞台。这种态度是理智的。的确,在其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未曾侵略过任何国家,而中国自身则经历了无数次大规模的侵略。我们了解这些历史,却仍对中国感

到恐惧。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疆域辽阔;其次,中国有能力迅速掌握尖端科技,最近中国在航天领域的新进展是众所周知的;最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可能正在威胁欧洲的就就业局势。

中国土地辽阔,历史文化悠远,在当今世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在座的各位一样,我真切地希望,中国的再度腾飞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我曾经担任过法国总理,经验告诉我,在世界上任何地区,无论涉及哪方面的问题,讲和平、讲协商远比搞战争、搞冲突更复杂、更艰难,需要更多的智慧。总理的经验还让我认识到,民族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涉及各国部长与元首,更是由各国人民酝酿的。中东今天之所以上演民族冲突的惨剧,恰是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大多数人都拒绝为争取和平作出象征性的让步。所以说,中国的崛起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下进行,欧洲给予中国振兴的空间,乃至中国接受发展过程中某些行业上的条件及期限等等也不一定能够一帆风顺;论坛的创立者们恰恰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系列论坛的展开是由欧洲的中国教授们联合发起的。他们迅速与人类进步基金会建立了联系,并且展开了一项规模极其庞大的工程:他们创立的志愿者联络网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获得了惊人的成绩。今天距第一届南沙中欧论坛已经过去两年了。我有幸获邀参加了南沙的论坛。那是一次珍贵的经历——在南沙,欧洲各国人民的代表和中国人民的代表第一次在不受任何监控,也不承担任何政府层面上的责任的情况下举行了广泛的会晤。从根本上说,高校及科研机构之间的沟通实现了中欧两地的公民社会的交流。这种交流形式丝毫不意味着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两方的政府刚才也对此表示了认同。中国和欧洲的官方代表今天亲自来论坛上对交流进程给予支持。我们认识到,无论是欧洲政府还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很多问题、尤其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常感到无助。当出现棘手问题时,否决另一方似乎更轻而易举。甚至还有人要投票确立类似的口号,敌视是一种可怕的态度——我们今天所在的比利时就正经历着民族矛盾。中欧两方的政府都意识到两地的知识分子、专家、教授、学者、科研人员、政治学家之间的交流是相当紧迫的,切实有必要扩大相互了解和理解,增强对对方问题的认识。说到这里,我联想到了世界治理讨论组中方的开幕词(我在此表示我对吴建民大使的诚挚友谊,我本应和大使共同领导这个讨论组的工作,遗憾的是大使没能到会,于是我独自负责了该讨论组的工作)。中方与会者对我们说:“不要高估中国的分量,中国算不上国际强国,只能算地区性强国。”欧方代表们为此感到很惊奇,中方或许过于谦虚了。我们回答说:尽管贵国如此看待这个问题,但是,无论是全球变暖、美国棘手的财政赤字问题、争取和平的斗争,还是打